



宗璞 著

野葫芦须

宗璞散文全编

1951—2001

北京出版社

宗璞 著

宗璞散文全编

1 9 5 1 - 2 0 0 1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葫芦须——宗璞散文全编 (1951—2001) /宗璞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2

(“三籽名家自选集”丛书)

ISBN 7 - 200 - 04167 - X

I. 野… II. 宗…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4321 号

野葫芦须——宗璞散文全编 (1951—2001)

YE HULU XU——ZONGPU SANWEN QUANBIAN (1951—2001)

宗璞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颐园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50×1168 32开本 20.125印张 496 000字

2003年2月第1版 200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 - 200 - 04167 - X

I·714 定价: 27.00元

目 录

人

- | | |
|------------|--------|
| ◆ 柳信 | (3) |
| ◆ 哭小弟 | (7) |
|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 | (13) |
| 安波依十日 | (17) |
| 九十华诞会 | (24) |
| 道具 | (29) |
| ◆ 心的嘱托 | (32) |
| 三松堂断忆 | (36) |
| 三松堂岁暮二三事 | (42) |
| 花朝节的纪念 | (47) |
| 今日三松堂 | (54) |
| 一九九三年岁末五日记 | (56) |
| ◆ 梦回蒙自 | (61) |
| 向历史诉说 | (64) |
| 三松堂依旧 | (73) |
| ◆ 蜡炬成灰泪始干 | (78) |

送黎澍	(83)
● 忆旧添新	(85)
三幅画	(87)
夹竹桃知己	(90)
刚毅木讷近仁	
——记张岱年先生	(93)
人老燕园	(99)
水仙辞	(104)
● 霞落燕园	(108)
悼张跃	(114)
《丛竹间燕园的家书》读后	(117)
久病延年	(120)
悼念陈岱孙先生	(123)
烟斗上小人儿的话	(127)
仙踪何处	(130)
在曹禹墓前	(132)

景

● 一年四季	(139)
● 暮暮朝朝	(142)
热土	(146)
湖光塔影	(150)
废墟的召唤	(154)
● 萤火	(158)
● 紫藤萝瀑布	(162)
丁香结	(164)
● 秋韵	(166)
我爱燕园	(169)

燕园石寻·····	(173)
好一朵木槿花·····	(176)
燕园碑寻·····	(179)
燕园树寻·····	(184)
燕园墓寻·····	(188)
燕园桥寻·····	(192)
报秋·····	(195)
• 送春·····	(198)
松侣·····	(201)
促织，促织！·····	(205)
比尔建亚·····	(208)
山溪	
——小五台林区即景·····	(210)
西湖漫笔·····	(212)
• 墨城红月·····	(216)
爬山·····	(219)
鸣沙山记·····	(224)
三峡散记·····	(227)
岭头山人家·····	(233)
三访鳌滩·····	(236)
“热海”游记·····	(239)
孟庄小记·····	(242)
养马岛日出·····	(249)
◦ 三千里地九霄云·····	(251)
澳大利亚的红心·····	(256)
不要忘记·····	(262)

羊齿洞记·····	(266)
奔落的雪原	
——北美观瀑记·····	(270)
在黄水仙的故乡·····	(275)

事

恨书·····	(281)
卖书·····	(284)
乐书·····	(287)
读书断想·····	(290)
答《中学生阅读》编辑部问·····	(292)
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	(294)
致丁果先生信·····	(299)
一封旧信·····	(301)
致人民出版社信·····	(304)
潘彼得的启示·····	(306)
彩虹曲社·····	(311)
京西小巷槐树街·····	(314)
绿衣人·····	(317)
冬至·····	(319)
辞行·····	(321)
酒和方便面·····	(325)
风庐茶事·····	(329)
从“粥疗”说起·····	(332)
猫冢·····	(335)
偶感·····	(339)
客有可人·····	(341)

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	(346)
药杯里的莫扎特·····	(352)
风庐乐忆·····	(355)
一点希望·····	(358)
祈祷和平·····	(359)
《幽梦影》情结·····	(364)
“辞典”的困惑·····	(368)
小议十二生肖·····	(370)
下放追记·····	(373)
小东城角的井·····	(377)
星期三的晚餐·····	(380)
谁是主人翁·····	(385)
雕刻盲的话·····	(387)
从近视眼到远视眼·····	(389)
告别阅读·····	(393)
那青草覆盖的地方·····	(397)
那祥云缭绕的地方	
——记清华大学图书馆·····	(401)
拾沙花朝小辑·····	(406)
新世纪感言·····	(410)
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	(4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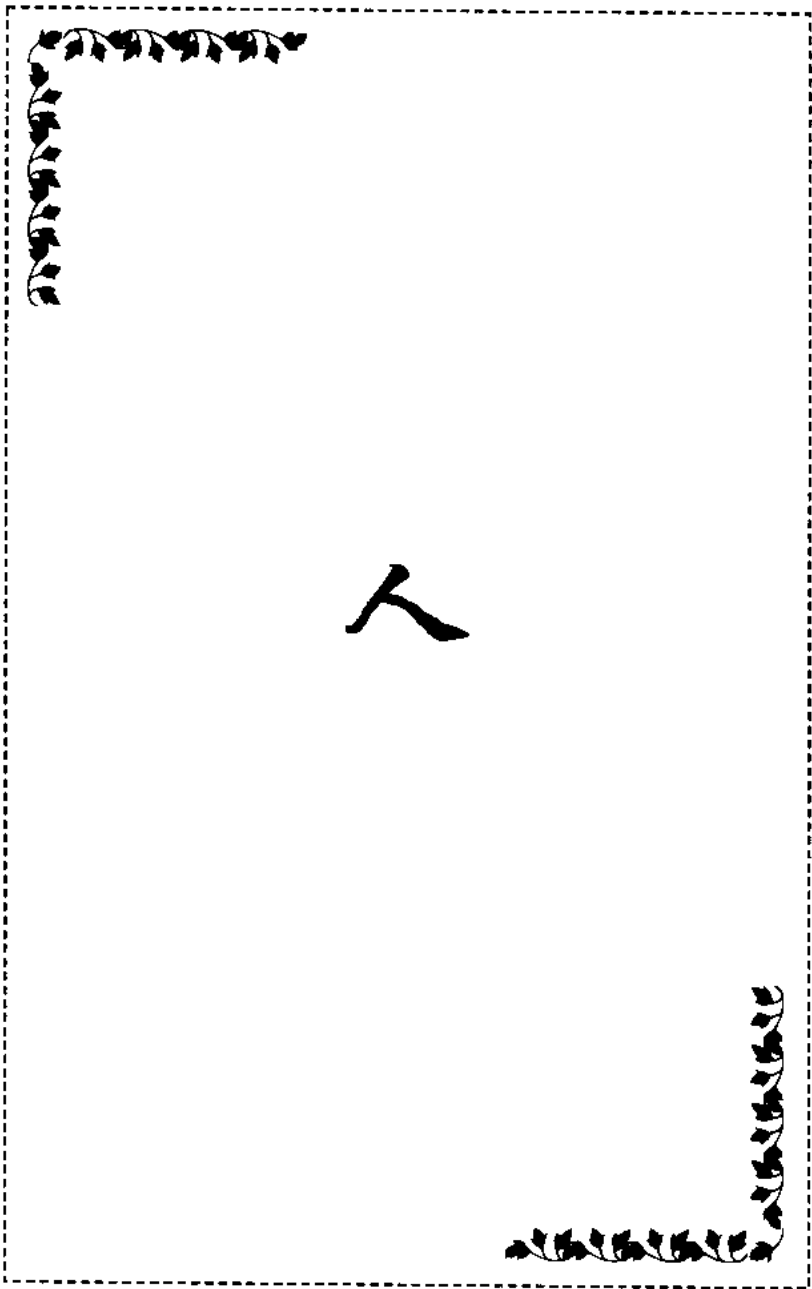
文

书当快意·····	(419)
有感于鲜花重放·····	(422)
行走的人	

- 关于《关于罗丹——日记择抄》…………… (424)
- 无尽意趣在“石头”
- 为王蒙《〈红楼梦〉启示录》写…………… (427)
- 真情·洞见·美言…………… (431)
- 《女性散文选萃》序
- 痛读《思痛录》…………… (435)
- 伟大的俄罗斯作家
- 陀思妥耶夫斯基…………… (437)
- 钢琴诗人——肖邦…………… (440)
- 试论曼斯斐尔德的小说艺术…………… (448)
- 说节制
- 介绍《曼斯斐尔德短篇小说选》…………… (471)
- 打开常春藤下的百叶窗
- 伊丽莎白·波温研究…………… (477)
- 论哈代…………… (494)
- 我的澳大利亚文学日…………… (525)
- 没有名字的墓碑
- 关于济慈…………… (534)
- 他的心在荒原
- 关于托马斯·哈代…………… (538)
- 写故事人的故事
- 访勃朗特姊妹故居…………… (545)
- 看不见的光
- 弥尔顿故居及其他…………… (551)
- 浅谈雅俗共赏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烟台笔会上的发言·····	(555)
冷暖自知·····	(557)
独创性作家的魅力·····	(558)
说虚构·····	(562)
《红豆》忆谈·····	(566)
广收博采，推陈出新·····	(569)
给克强、振刚同志的信·····	(572)
有生命的文学	
——读《外国文学——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专号》·····	(575)
·····	(575)
关于《西湖漫笔》之漫笔·····	(578)
致彭世强书·····	(580)
写给《作家》·····	(581)
也是成年人的知己·····	(583)
小说和我·····	(586)
吴宗蕙《中南海之恋》序·····	(591)
序钱晓云《飘忽的云》·····	(593)
《先燕云散文集》跋·····	(595)
《世界文学》和我·····	(596)
致金梅书·····	(600)
致法国读者	
——为法译小说集《心祭》而作·····	(603)
找回你自己	
——《燕园拾痕》代自序·····	(604)
答问：为什么写作	
——《宗璞文集》自序·····	(606)
《铁箫人语》题记·····	(607)

《宗璞儿童文学作品精选》自序	(608)
过去的瞬间	
——《宗璞影记》自序	(611)
岁暮感怀	
——《未解的结》代序	(614)
《风庐故事》自序	(616)
乘着歌声的翅膀	
——《记得当时年纪小歌曲集》序	(618)
《永远的清华园》序二	(620)
《风庐短篇小说集》自序	(622)
《宗璞小说散文选》后记	(624)
《风庐童话》后记	(626)
未解的结	
——《丁香结》代后记	(628)
《宗璞》后记	(630)
《宗璞文集》后记	(631)
后记	(632)





柳 信

今年的春，来得特别踌躇、迟疑，乍暖还寒，翻来覆去，仿佛总下不定决心。但是路边的杨柳，不知不觉间已绿了起来，绿得这样浅，这样轻，远望去迷迷蒙蒙，像是一片轻盈的、明亮的雾。我窗前的一株垂柳，也不知不觉在枝条上缀满新芽，泛出轻浅的绿，随着冷风，自如地拂动。这园中原有许多花木，这些年也和人一样，经历了各种斧钺虫豸之灾，只剩下一园黄土、几株俗称瓜子碴的树。还有这棵杨柳，年复一年，只管自己绿着。

少年时候，每到春来，见杨柳枝头一夜间染上了新绿，总是兴高采烈，觉得欢喜极了，轻快极了，好像那生命的颜色也染透了心头。曾在中学作文里写过这样几句：

嫩绿的春天又来了
看那陌头的杨柳色
世界上的生命都聚集在那儿了
不是么？
那年青的眼睛般的鲜亮呵——

老师在这最后一句旁边打了密密的圈。我便想，应该圈点的，不是这段文字，而是那碧玉妆成、绿丝绦般的杨柳。

于是许多年来，便想写一篇《杨柳辩》，因为历来并不认为杨柳是该圈点的，总是以松柏喻坚贞，以蒲柳比轻贱。现在呢，“辩”的锐气已消，尚幸并未全然麻木，还能感觉到那柳枝透露的春消息。

抗战期间在南方，为躲避空袭，我们住在郊外一个庙里。这庙坐落在村庄附近的小山顶上，山上葱葱郁郁，长满了各样的树木。一条歪斜的、可容下一辆马车的石板路，从山脚蜿蜒而上。路边满是木香花，春来结成两道霜雪覆盖的花墙。花墙上飘着垂柳，绿白相映，绿的格外鲜嫩，白的格外皎洁。柳丝拂动，花儿也随着有节奏地摇头。

庙的右侧，有一个小山坡，草很深，杂生着野花，最多的是野杜鹃，在绿色的底子上形成红白的花纹。坡下有一条深沟，沟上横生着一株柳树，据说是雷击倒的。虽是倒着，还是每年发芽。靠山坡的一头有一个斜生的枝杈，总是长满长长的柳丝，一年有大半年绿阴阴的，好像一把撑开的绿伞。我和弟弟经常在这柳桥上跑来跑去，采野花，捉迷藏，不用树和灌木，只是草，已足够把我们藏起来了。

一个残冬，我家的小花猫死了。昆明的猫很娇贵，养大是不容易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什么是死。它躺着，闭着眼。我和弟弟用猪肝拌了饭，放在它嘴边，它仍一动也不动。“它死了。”母亲说，“埋了吧。”我们呆呆地看着那显得格外瘦小的小猫，弟弟呜呜地哭了。我心里像堵上了什么，看了半天，还不离开。

“埋了吧，以后再买一只。”母亲安慰地说。

我作了一篇祭文，记得有“呜呼小花”一类的话，放在小猫身上。我们抬着盒子，来到山坡。我一眼便看中那柳伞下的地方，虽然当时只有枯枝。我们掘了浅浅的坑，埋葬了小猫。冷风在树木间吹动，我们那时都穿得十分单薄，不足以御寒的。我拉着弟弟的手，呆呆地站着，好像再也提不起玩的兴致了。

忽然间，那晃动的枯枝上透出的一点青绿色，照亮了我们的眼睛，那枝头竟然有一点嫩芽了，多鲜多亮呵！我猛然觉得心头轻松好多。杨柳绿了，杨柳绿了，我轻轻地反复在心里念诵着。那时我的词汇里还没有“生命”这些字眼，但只觉得自己又有了精神，一切都又有了希望似的。

时光流去了近四十年，我已经历了好多次的死别，到一九七七年，连我的母亲也撒手别去了。我们家里，最不能想像的就是没有我们的母亲了。母亲病重时，父亲说过一句话：“没有你娘，这房子太空。”这房子里怎能没有母亲料理家务来去的身影，怎能没有母亲照顾每一个人、关怀每一个人的呵斥和提醒，那充满乡土风味的话音呢！然而母亲毕竟去了，抛下了年迈的父亲。母亲在病榻上用力抓住我的手时说过，她放心，因为她的儿女是好的。

我是尽量想做到让母亲放心的。我忙着料理许多事，甚至没有好好哭一场。

两个多月过去，时届深秋。园中衰草凄迷，落叶堆积。我从外面回来，走过藏在衰草落叶中的小径——这小径，我曾在深夜里走过多少次啊。请医生，灌氧气；到医院送汤送药，但终于抵挡不住人生大限的到来。我茫然地打量着这园子，这时，侄儿迎上来说，家里的大猫——狮子死了，是让人用鸟枪打死的，已经埋了。

这是母亲喜欢的猫，是一只雪白的狮子猫，眼睛是蓝的，在灯下闪着红光。这两个月，它天天坐在母亲房门外等，也没有等得见母亲出来。我没有问埋在哪里，无非是在这一派清冷荒凉之中罢了。我却格外清楚地知道，再没有母亲来安慰我了，再没有母亲许诺我要的一切了。

深秋将落叶吹得团团转，枯草像是久未梳理的乱发，竖起来又倒下去。我的心直在往下沉，往下沉——。忽然，我看见几缕

绿色在冷风中瑟瑟地抖颤，原来是那株柳树。在冬日的萧索中，柳色有些黯淡，但在一片枯黄之间，它是在绿着。“这容易生长的、到处都有的、普通的柳树，并不怕冷。”我想着，觉得很安慰，仿佛得到了支持似的。

清明时节，我们将柳枝插在门外，据说是可以避邪，又选了两枝，插在母亲骨灰盒旁的花瓶里。柳枝并不想跻身松柏等岁寒之友中，它只是努力尽自己的本分，尽量绿得长一些，就像一个普通正常的母亲、平凡清白的人一样。

柳枝在绿着，衬托着万紫千红。这些丝丝垂柳，是会织出大好春光的。

1980年4月

原载《福建文艺》1980年第9期